

追風劍

頑石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金陵卖艺遇恶棍 梅成出手惩顽凶	(1)
第 二 回	秦元豹行凶受惩 徐后乐气贯长虹	(11)
第 三 回	青莲道寻仇败北 米云龙惨杀豪杰	(22)
第 四 回	米云龙巴县作恶 徐后乐龙府锄奸	(33)
第 五 回	虎穴探险英雄卧底 凤凰来仪巧得进身	(44)
第 六 回	比武不胜暗起杀意 将计就计反建奇功	(55)
第 七 回	偷梁换柱恶魔入彀 志同道合定计诱敌	(67)
第 八 回	侠义多智取得信任 豪杰独胆飞身探楼	(80)
第 九 回	假戏真作惊走矮鬼 真战假杀换剑定情	(91)
第 十 回	恶人恶计恶心恶意 善者善谋善始善终	(104)

第十一回	丁王爷恶贯满盈 众豪杰血刃群魔	(117)
第十二回	鹤亮下山奔袭赤练子 尘风踢树威震观武台	(128)
第十三回	恶贯满盈毒蛇毕命 艺高胆大再闯龙潭	(140)
第十四回	风扫阴霾月添彩 枯木逢春色更新	(152)
第十五回	大庾岭行太僧夜半闹事 翠微峰众英雄议建镖局	(165)
第十六回	打擂台李勇称霸 运气功酒侠传名	(177)
第十七回	浔阳州傅文堂奇功获胜 小龙山义兰普落草为王	(189)
第十八回	逢劲敌叹服后生可畏 得发迹忘却养育之恩	(202)
第十九回	秦文负恩杀妻灭口食恶果 丫凡仗义拔刀相助打豪强	(212)
第二十回	扶危济困英雄探府 除暴安良杀贼惊官	(224)
第二十一回	桂树猿采花作恶 小丫凡巧战凶僧	(236)
第二十二回	深夜斩贼为民除害 白昼拜府威震古城	(248)
第二十三回	丢执照石头城徐增败阵 劫镖银风云岗张坤称雄	(261)

第二十四回	好汉爱好汉交手结友 英雄惜英雄化险为夷	(277)
第二十五回	丢镖找镖徐增追踪探底 救人杀人浮空大战群凶	(290)
第二十六回	善出奇者出奇制胜 仗势欺人自被人欺	(302)
第二十七回	盗马杀人童子御改恶从善 讨镖约会红枫岭鏖战犹酣	(314)
第二十八回	小丫凡力战恶徒旗开得胜 大豪杰义斩外甥虎老心雄	(327)
第二十九回	鲁殿灵光三老聚首 义正师直两叟服输	(340)
第三十回	雨过天晴云阳路 无风起浪金陵城	(352)
第三十一回	为夺追风剑龙争虎斗 欲报削发耻猫鼠同眠	(364)
第三十二回	擒青莲智勇闯府 释通善浩气冲天	(375)

金陵卖艺遇恶棍

第一回 梅成出手惩顽凶

朝廷昏庸腐败，
奸佞恶吏横行，
横征暴敛豺狼狠，
百姓岂能安生！
三尺追风宝剑，
斩尽人间不平。
壮士正气贯长虹，
丹心光照汗青。

话说明朝嘉靖年间，京都虽已北迁，但金陵仍是当时江南第一大城市。千家万户、朱翠交辉，三街六市、衣冠聚集，俗称金陵有王气，乃虎踞龙盘之地。

离水西门不远，有一座出名的“夫子庙”，是供奉孔圣人的庙宇。山门高耸，殿宇巍峨，上盖五颜六色琉璃瓦，下铺红花绿叶瓷方砖。钟楼、经阁，圣殿、僧房……香烟缭绕托云起，经声回荡浮九天。

由于是名胜之地，每天来烧香游览之人，如赶集一般，摩肩接踵，川流不息，人山人海，昼夜喧哗。夫子庙虽是出名禅林，却非清静圣地：庙的四周，花街柳巷，娇艳名姬，秦楼楚馆，风流歌妓，说书、唱戏，算卦、卖艺，茶楼酒肆，各种生意，应有尽有，百业俱齐。真是：五行八作各显其能，三教九流毕备云集。这地方是当时江南最大、最出名的游艺场所之一。

嘉靖二年三月初八，在金陵正是“春来江水绿如兰”，紫燕穿杨万花鲜的时节。逛夫子庙的游人，自然比往常更多了。

在夫子庙山门前的广场上，响起了一片锣声，人们纷纷向

这儿靠拢，围挤成一团。圈内是一老两小三个人。老者身穿黄布大衫，腰扎皂丝板带，长衫的左前角掖在板带里，露出古铜绸裤，白布袜，方头厚底青布鞋。看上去年纪约有七旬开外，面若紫铜，目似朗星，两鬓雪白发凝霜，银须垂胸面慈祥。他挽着双袖，手提一面铜锣，正“当当”地敲着。他身后站有一男一女。男的是个十七、八的小伙子，头扎翠绿花边英雄巾，旁插一朵大红绒球，身穿天蓝紧身褂裤，腰系红丝板带，足登兜跟薄底靴；长得唇红齿白，鼻直口方，两道英武的剑眉直插天仓，一双水灵的眼睛滴溜乱转，显得英俊而稍带稚气。女孩子大约十五、六岁，上穿金边红缎花袄，下穿湖蓝银花绸裤，足登黄软鞦底铁弓靴。只见她梳一条乌黑锃亮的大辫子，旁插一串白玉似的小茉莉花，脸如出水芙蓉，眉不描而黛，发不漆而黑，颊不脂而红，唇不涂而朱。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得端庄大方，秀丽聪敏。在这三人身后，放着一副挑子：一头是行李，一头是兵刃。打眼一看便是卖艺的。

这位老者敲了一阵锣后，提锣抱拳说道：“老朽梅龙，凤阳人氏，自幼喜爱玩枪弄棍；可惜心笨手拙，未得真传，只落个习艺未成，武功不精。敝乡十年九荒，不幸又遭一把天火，烧得片瓦不存。无奈，领着孙儿梅成，孙女小凤，颠沛流离，寄食江湖。初到宝地，投亲不遇，希各位仁人君子，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观众听见锣声蜂涌而来，都想看个真切，挤得越近越好，此刻已经把他三人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根本没有练武耍艺的地方了。按江湖惯例，卖艺摆场子先敲锣，名叫“请客”；二是开场白，说几句谦逊求原谅的话，名叫“道过”；三是开场子；四是定场子。只有场子固定下来，人不来回乱挤了，才开始练功耍艺。

一般开场子是卖艺人点头哈腰，陪着笑脸，捻掌双手说：“哎！诸位，请原谅，场子太小，我们要不开，请往后挪一点，来来来！请尊步稍向后挪，……哎！请再往后点，哎！对不起，请再往后挪两步……哎哎！好了，请大家不要再往前挤就行

了。……”经他这么赔小心地一请求，人们就退出一片场地来。

梅龙没这么做，而是别具一格，用武功开场子。他回头喊道：“小凤！出来练上一套给大家道道过！”小凤“哎”了一声，随即地拱手微笑说：“诸位叔叔，伯伯，仁人君子，小凤给大家献丑了。”她一提气，嗖地一个跟头，从梅龙头顶上翻飞而出，往下落时，脚后跟险些磕着观客的鼻子尖，前面的观客吓得一声惊叫，“哎哎”地忙向后退让。小凤飘然落地，抱拳表示歉意。接着，她又是一个跟头向后翻，还是从梅龙头顶上翻过，脚尖眼看要打着后面观客的脑袋瓜，后面的观客又一阵骚动，使劲往后挤。只见她前一个，后一个，左一个，右一个，一连翻了四十多个跟头，场子自然就打开了。小凤见场子够用了，就一个连翻来到场子中心。嗖！一个鹞子钻天，纵身飞起，梅龙趁势将镗和镗槌往上一扔，小凤在一丈三尺高的空中接住，身子平展如大鹏展翅，当当敲了两镗，轻轻落地。她面不改色，气不涌喘，双手扶腰行了个礼说：“小凤给大家万福，请大家恕罪，不要见笑。”

所有的观众，都被她超人的轻功，神奇的技艺惊呆了。她一连四十多个跟头不重样，身轻如燕，动作敏捷，刚柔相济，姿态优美，博得了爆竹般的掌声和喝采声。大家看得目眩神迷，啧啧称许。

此时，那个小伙子抽出一把单刀，左手反握刀柄走至场心说：“时间不早了，人来得不少了，常言道得好：力巴看热闹，行家看门道。小子梅成，武艺不好，功夫不到，真是鲁先师门口弄斧，关老爷面前耍刀，请在场见多识广的师尊长辈们，休要耻笑，多多指教。请看小子耍一路旋风刀。”说罢白鹤亮翅，换手抡刀，只见他由缓到急，由慢到快，真象一股旋风，刀光闪闪，寒风嗖嗖，银团绕身，人影忽隐忽现。

小凤手端一个小筐箩，里面盛的是黄豆粒。她抓起一把，轻轻向梅成身上打去，刷！黄豆全被刀搪开，哗！象雨点般在观众群里落下。她又是一把黄豆打去，刷！又被刀崩开。一连三把黄豆洒过，梅成蓦地刀光一收，脸不红、耳不赤、身不晃、气不喘，

抱刀施礼说：“小子献丑了。”

他这精湛的刀法，刚劲的动作，真有如：

刀风过处连根拔怪树，

清光闪时遍地扫枯藤。

观众们一个个目不转睛，看得入神。梅成刀势收了半天，观众才如梦方醒，顿时掌声雷动，纷纷交头接耳，赞不绝口：“哎呀！这刀法真是马勺里切菜——滴水不漏，一点儿不丢哇。太绝啦！……”

长话短叙，他们一连练了六套，一套比一套精，一出比一出奇，虽然有的名目是江湖常见的，如“飞钻火圈”，“顶竹飞人”等，但他们要来却别具一格，惊险神奇，变化多端，有独到之处。既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又合乎武术变化之中；既不是炫奇斗妙，却又是人所不能。特别是小凤、梅成小小年纪，功底如此深厚，实是江湖罕见。

梅龙走至场心拱手说道：“诸位！几套花拳绣腿，偏功巧要，难登大雅，还望包涵、担待、指教！俗语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亲帮亲，邻帮邻，善心者愿帮可怜人，仁人君子愿帮江湖人，乐守家园的愿帮异乡人。请大家有钱的帮钱，没带钱的帮场，我们稍喘息一会，再奉送几套，聊作诸位茶余饭后，消遣助兴。小凤！来！快先给大家道个谢字。”

小凤头顶筐箩，一个跟头翻至场心跪下，头上的筐箩纹丝不动。她抱拳说：“小凤先谢谢大家了。”梅成大步走出，一叉腰，大声问道：“小凤！你这是做什么？”“请大家不要一哄而散，给几个赏钱哪。”“嗨！你好大的胆子，金陵乃水旱大码头，繁华大市面，藏龙卧虎之地，英雄荟萃之城。你这小小毛孩儿，雕虫小技，岂登大雅之堂？大家不嗤之以鼻、一哄而走，就是看俺们年幼无知，你还想要赏钱，岂非过望？”“哥哥！您说错了，就是要饭的，大家还会可怜可怜呢，何况俺们练了半天，练得不好，那是功夫不到，心手不巧，但我们实在累了，还望大家发发善心，一把一把往外掏……”“掏什么？”“掏钱哪！可怜我们

嗓子干得冒烟儿，身子累得打蔫儿，肠子饿得打卷儿，肚子咚不隆咚直打鼓儿，还求大家赏个脸儿。”

观众被他们技艺的魅力，精采的表演所吸引，恋恋不舍，一个也不愿走；可一提到给钱，都面有难色，任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一唱一和，好话说了三千六，就是没一个人给钱。

梅龙是老闯江湖的豪杰，久经沙场的英雄，渡过暗礁险滩，经过沧海横流，所谓染房的槌板石——见过大棒槌。一见此情，便知此地有大恶棍，地头蛇从中作梗。心想：强龙不压地头蛇，惹事不如忍气高。他不动声色地拱手道：“诸位！俗语说，无君子不养艺人。我们老幼无知，萍踪飘流，身在异乡，举目无亲。请随便赏几个吧！”小凤一直是头顶筐箩跪在地下，她接着说：“是呀，我们练了半天，老的乏了，小的累了，哥哥饿了，还望诸位叔叔、伯伯、仁人君子，发发慈悲，起起善心，赐给我祖孙三人一顿汤饼，我们再练几套，略表敬谢之心。”

观看的人们，你看我、我看你，有心给，又不敢给，越是听小凤说得可怜，越觉心中不好受，有的唉声叹气，只得快快离场。

就在此时，突然有一个人在人群中挤出。他缓步走至场心，手托一锭大元宝，拱手施礼道：“老师傅！你们的功夫出类拔萃，技艺独步一时，晚辈五体投地。他兄妹二人慧根极深，终非池中之物。这点银子不成敬意，请收下吧！”

不仅梅龙十分惊讶，全场也为之一怔。原来此人手中托的是一锭二十两的大元宝。小凤连忙站了起来，不知道接好还是不接好。梅成也被这厚赏惊呆了。全场上千只眼睛，都投向这个“奇怪”的人。

只见他：头扎天蓝八宝英雄巾，旁插一朵大红绒球，穿一身银灰紧身褂裤，外罩敞怀宝蓝白边英雄氅，足登虎爪薄底快靴，背插一支带鞘的宝剑，墨绿丝绒剑穗，穗绦上系着两个白玉古钱。此人身躯魁伟，粉面朱唇，浓黑的两道剑眉透出英武的正气，乌亮的大眼闪烁机智的毫光，气宇轩昂，仪表堂堂，年纪在二十五、六上下。

梅龙暗想：此人一派正气，看来准是个古道热肠、肝胆照人的英雄。他毅然伸手接过元宝说：“蒙青眼相待，谬加夸奖，实感羞惭。仁兄仗义疏财，解囊相助，如此厚赐，实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敢问仁兄尊姓大名？仙乡哪里？”来人说：“晚辈徐增，表字后乐，湖南湘潭人氏，喜爱习武，寻师访友偶过此地，不期巧遇。老师傅！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是否请收拾场子，借一步说话。”“好好好！……”

梅龙话未说完，见一人大步流星走至场心，双手叉腰，两腿八字叉开，眉横杀气，眼露凶光，恶狠狠地瞪着梅龙和徐增。此人上穿团花锦缎对襟蓝袄，前胸敞扣，露出白纺小褂，黄绸系腰，下穿绿罗花裤，白绸扎腿，足登一双皂丝软靴，背插一把鬼头大砍刀。此人长得：秃头拔顶亮光闪，扫帚眉毛耗子眼，鹰勾鼻子歪嘴唇，疙瘩横肉布满脸。一看就知道，他是来踩场子的。

江湖上踩场子有两种架式，区别在叉腰上分。大拇指朝前其它四指冲后丁字步，表示我即“天王老子地王爷”；大拇指朝后其它四指冲前八字步，表示“老大”没来，我是奉命所差。此人是大拇指冲后八字步，说明他是狗腿子帮凶，是别人豢养的打手。

梅龙抱拳陪笑问道：“这位仁兄，怎么称呼？”来人耗子眼一翻，歪嘴唇一咧，阴阳怪气地说：“老子李天功，人称刮地风，天王老大俺老二，名震石头城。”“老朽梅龙，初到贵地，未识山高水深，不知何事得罪，还望指教！”“哼！你闯江湖，难道不懂三不之罪吗？”梅龙知道，所谓“三不”之罪，是指见山不上，见庙不入，见神不拜，一句话，这儿有大恶棍，你不先去叩头送礼，他就不准你摆场子卖艺。梅龙忙小心翼翼地说：“老朽乃马槽的苍蝇，没梁的水管，无知的草包，混穷的饭桶。刚到宝地，人地两生，乞望仁兄指教！”“哈哈……我们秦老太爷，大号秦兴、秦元虎，人称粉面阎罗镇三江，全凭一条方头四楞铁棍，打遍三江无敌手，棍扫五湖鬼神愁，名驰中原四方土，威震江南第一州。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江湖的英雄豪杰，术士艺人，都千里迢迢、登门拜谒。你这糟老头子，难道狗眼不

识金镶玉，错把钟山当平地？你吃了熊心豹胆，还是长了三头六臂？唔？敢在眼皮底下摆场子，刮的什么风？逞的什么能？”

“老朽委实不知，罪该万死，还求仁兄高抬贵手，在秦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老朽这就收拾场子，过府磕头请罪去。”李天功头往上一扬，耸肩狂笑：“哈哈……话倒是几句好话，不过，咱们秦老太爷有规矩：先拜佛，心到神知；后烧香，收银千两。来吧！”他眯缝着双眼，把手一伸：“你拿一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你美言几句。”

李天功无事生非，仗势欺人，小凤在一旁急得银牙紧咬，杏眼圆睁，双拳攥得出水。梅成本来就是个急性子，早已钢牙咬得吱吱响，铁掌搓得直冒烟。他挺身上前，就想开口动手。徐增忙用手一拦，自己上前一步，拱手解劝说：“哦！李兄！久闻秦老太爷盛名，如雷贯耳。想他老乃是江湖知名好汉，定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宽宏量大之人，会饶恕他们的无知。常言道，不知者不怪嘛！望李兄……”李天功不等徐增说完，猛地一转身冲徐增把眼一瞪，说：“嗨！哪儿杀出你这个程咬金来了？”他眉毛一拧，从勾鼻子孔里发出一阵蔑视的冷笑：“哼哼……癞蛤蟆跳到菜板上——你充的哪份大块肉啊！你看！偌大个金陵，千百个观客，难道都没钱吗？别人不敢给，你逞的什么能？出手就是二十两，哈……你倒真是个大财神爷呀。哼！告诉你，别以为你没事，这叫一根绳上栓俩蚂蚱——跑不了他，也蹦不了你。”徐增陪笑说：“想我徐增，乃过路之人，见他们老的老，少的少，偶生怜悯之心。若是银子给得不对，我只好领罪了。”“领罪？！说得怪轻巧的，怎么领？你不是大财神爷嘛，正好，我李天功是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今天手头紧了，够朋友讲义气的话，借给我一千两银子吧！”“仁兄休得取笑，小可出身寒门，书剑飘零，寄食江湖，^占不^{被美翁}名一文，哪来这许多银钱！还望大人不见小人怪，饶恕我无知。”“少罗嗦！有钱给钱，没钱，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周年。这叫：金风未动蝉先噪，暗送无常死不知，枉死城中添新鬼，望乡台前后悔迟。我叫你走着来，躺着去！”李天功一

捋胳膊，就要动手。

梅成早已气得油煎肺腑，火燎心肝，见他要打给钱的徐增，更加忍无可忍了。他抢步上前，一个推窗见月：“去你娘的！”一掌击在李天功胸口。李天功失去重心，“噌噌噌”一连向后倒退了几步，扑通！四仰八叉，来了个“卧地观天”。

李天功做梦也没想到，在夫子庙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居然有人敢打他。他急忙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跃起，刷啦一下拔出鬼头大砍刀，咬牙切齿地说：“好、好小、小子！你、你敢打、打你家大爷，真是猪羔子拱老虎下巴颏——活够了。”他纵身上前，一刀斜劈。梅成蹲身偏头，一刀劈空。李天功忙回刀反扫，梅成一抬前脚，片腿闪身，刀从脚底又走空了。李天功见两刀扑空，暴跳如雷，圆瞪起吃人双眼，一个“猛蛇出洞”，用刀前刺。只听得“嗖！”“当啷！”“啊！”“扑通！”一人翻身倒地。虽不知五脏如何，但见其四肢不动。

倒下的不是梅成，而是李天功。原来李天功一刀前刺，梅成撤步闪身，飞起一脚，正踢中李天功的手腕子。嗖的一声，鬼头刀脱手飞出，当啷落地。梅成一个飞龙绞柱，伸手抓住了李天功的手腕子，往怀里一拽，猛地往外一送。李天功立足不稳，啊的一声怪叫，扑通倒在地下，四脚朝天，又来了个“死鱼翻肚”。

梅成手指着李天功说：“就凭你这两下子，也敢跑这儿来充大爷？我一脚踩你肚子上，让你冒泡得了！”梅龙连忙纵身上前，用手拦住了梅成。李天功见梅成往前上步，吓得浑身哆嗦，原以为自己非死不可了，见梅龙拦住了梅成，这才敢爬起来，刀也顾不得拣了，一面后退，一面嚷嚷：“好，你、你敢打人，咱、咱们骑驴看唱本——走，走着瞧！”……

怕事的观众早溜了，胆大点的都站在老远翘脚相望，见李天功这副狼狈样，都打心里往外乐。众人见李天功溜走，赶忙围了过来解囊相助，钱象下暴雨般“哗哗”往小凤跟前扔。有些观客担心地劝道：“快收拾收拾跑吧！”观客们象了却一桩心事匆匆离去。

有个衣衫褴褛的老头，见旁边没人了，压低嗓子催促说：“快逃走吧！惹不起他们哪。秦元虎是金陵一霸，他不仅武艺惊人，而且巡抚大人是他亲家，应天知府是他干儿子。他们依仗官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打死人如同踩死蚂蚁。”他长叹了一口气，也匆匆离去。

徐增一面帮小凤拣钱，一面向梅龙说：“老师傅！这条癞皮狗一去，必生风波。您老是否领他们避避风？”梅龙苦笑道：“嘿嘿，避风？往哪里避呀！江湖人嘛，站着一直，躺着一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唉……想躲祸偏起，恶棍太逼人。哦，徐兄！你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吧！来日方长，容图后报。”梅成忙抢着说：“对！你快走吧，不要管我们。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俺不怕。哦，对了，”他忙将徐增给的大元宝拿出来，递给徐增：“给，快拿着作个盘缠路费。我们能混碗饭吃。”徐增把梅成的手一摁，说：“贤侄！有道是：火烧到身自去扫，蜂钻入怀先解衣。既敢出面给钱，就非怕事之人。”

梅龙是有心人，听徐增称梅成“贤侄”，不禁心中纳闷：徐增虽然年轻，却有大智若愚之态，是一个虚怀若谷，谨言慎行的人，若无缘故，他不会随便这样称呼的。……

一阵呐喊声，打断了梅龙的沉思。黑压压一大帮人，气势汹汹，杀气腾腾，飞奔而来。看上去有百十号人，一个个手持铁尺、铜锤、钢叉、木棍。头前带路的正是李天功。一到场子，忽的一下就把梅龙、徐增他们围起来了。李天功狗仗人势，摇头摆尾地说：“二老太爷！就是这小子出手给了二十两银子！”他一指梅成说：“这小子还动手行凶。”

梅龙、徐增等四人不由地看了看这个“二老太爷”：短身材蜡黄脸，两眉耷拉三角眼，连毛胡子高颧骨，满口虎牙下颏儿尖；头戴古铜罗帽，身穿杏黄剑衣，腰扎红丝板带，手提七节钢鞭；年约五十多岁。此人迈着四方步向徐增逼近，慢腾腾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可徐增。敢问您老称呼？”李天功在一旁装腔作势地喝道：“你这小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是我

们二老太爷，秦、秦、秦元豹，人称金毛虎。”说完，他见自己的鬼头刀还在地下，忙跑去拣了起来。

秦元豹把头一歪，眼睛半闭半睁地慢慢说道：“他们犯了三不之罪，金陵没人敢给钱，你竟出手二十两，好哇！这不明明是站在香案上撒尿——有意欺神嘛！”他突然三角眼一瞪，逼近一步，叱道：“噃？你也不称四两棉花纺纺（访访），真是耗子舔猫鼻梁骨——想作死啊？”“小可徐增，乃过路之人，身在异乡，不敢妄为。只是见他们老少无依，才心生恻隐。请治不知之罪。”

“噤！这小子倒是大口嚼麻花——油嘴滑舌不吃亏啊！告诉你，你既敢横生枝，就不是息事人。要知道，我秦某不是省油灯。来呀！”一名打手从他身后应声而出。秦元豹回头对这打手说：

“给我教训教训他！”这打手向前抢了两步，把袖子一挽，眼一瞪。徐增不动声色，还是笑脸相迎地说：“仁兄！这是为何？”

“渭何？！这是扬子江，不是陕西渭河。告诉你！我要砸开你八片顶阳骨，掏出你一颗糊涂心，拿你两肩项上的玩意喂狗去！”说完一个抢步，来抓徐增。

梅成纵身上前，飞龙绞柱，一把抓住了来手，只翻腕一拧，便把这打手的手拧背过去了。这打手疼得吱哇乱叫。梅成把手一松，略往前一送，这小子来了个狗抢屎，扑通栽倒。另一个打手拿一根齐眉棍飞身而出，刷！一个泰山压顶，冲梅成头顶劈来。梅成片腿偏身，一个关公挑袍，啪！操手接住了木棍，往怀里一拽，这小子一个趔趄向前栽来。梅成左手一拍他肩头，打得这小子妈呀一声，扑通倒地。这帮打手噉地一声全亮开家什，准备一齐冲上。小凤在一旁忙操起一把钢刀。眼看：顷刻内刀枪齐上，霎时间便见存亡。正是：

生事事生君莫怨，

欺人人欺自找寻。

一场厮杀暂不表，

高低胜负下回分。

第二回 秦元豹行凶受惩 徐后乐气贯长虹

当打手一齐冲上来时，秦元豹突然大声喝道：“慢！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有多大的本领。石子！你去教训教训他！”一个二十多岁白净脸的小伙子，应声而出。

原来这秦兴秦元虎，秦泰秦元豹是亲兄弟俩，早先都是江洋大盗，是一对心黑手狠、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现住夫子庙旁，坐地分赃。秦元虎不仅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而且手眼通天，交游甚广。他和南京的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的官吏，大多有勾结。要讲打官司，衙门象是他家自己开的；要讲打架动武，家中打手成群，江湖狐朋成帮，真是炎炎权势觉天低。这伙恶徒，平素杀人越货，鱼肉乡里，敲榨勒索，强霸民女，无所不为。确实是金陵和扬子江下游的一霸。

今儿秦兴正和几个狐群狗党在家喝酒，秦兴的小舅子李天功碰了钉子，跌跌撞撞跑回来诉“苦”，喝酒的人唿地一下都站起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哪来的野杂种，欺到咱哥们头上来了！走，看看去！”

秦泰说：“嘿嘿！杀鸡焉用宰牛刀！区区小事，不必劳动诸位大驾，小弟不才，愿去走一趟。”秦兴说：“好，二弟先去看看，一定要打他几个见红不出气儿，让他们知道咱姓秦的厉害。”

就这样，秦泰领徒弟石子、张平，带了一百名打手，便跟李天功跑来了。他见梅成有两下子，所以让徒弟石子出马。

石子赤手空拳来到梅成跟前，鼻子嗤嗤地冷笑了几声，说：“他妈的！你真是树梢上绑鸡毛——好大的胆（掸）子！竟敢当着咱们二爷的面打我们的人，真是癞蛤蟆拱树——自不量力，非碰个鼻青脸肿不可。”

梅成见他空手，忙将夺来的齐眉棍往旁边一扔，也不搭话，只是等他进招。石子抢步进身，当胸一拳打来。梅成不躲，只用双手来接石子的手。石子迅速收手，同时飞起一脚，梅成闪身躲开。他二人打了二十多个回合，一个是拳打狮子丧胆，一个是脚踢猛虎惊心，这个胳膊有千斤神力，那个眼睛射万道霞光。

秦泰见他二人打个平手，心中十分恼火，说：“嗨！怪不得他敢如此猖獗，还真有两下子。张平！你也去凑凑热闹！”

张平也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膀大腰圆，长得不俗。他手拿一根枣木三节棍，往场心一站，大声喊道：“呔！给钱的那个小子，别光看热闹啦，给我滚了出来，小爷要吃你的拆骨肉！”

小凤纵身上前，也不答话，一刀向张平头肩斜砍。张平撒步闪身，右手拿三节棍的一头，弓步扫棍，枯树盘根。小凤脚尖一弹，飞身腾空约五尺多高，居高临下，一刀向张平头上劈去。张平正弓步矮身扫棍，见小凤竟象燕子一样飞身腾空，又一刀劈来，不禁吃了一惊，忙纵身闪开。小凤正好落地。

就在此时，石子一个仙女穿梭，用掌直插。梅成狮子合口，啪——一下缠住石子的手，趁势往后一拽，来了个牵牛进栏。石子一个前抢，扑通倒地。小凤正进身一刀齐腰平削，张平见石子倒地，一分神，躲避不及，忙用绣女推窗，双手握棍两端，用中间一节直立旁挡。咔——棍被砍断，张平惊出一身冷汗，纵身而逃。梅成把石子拽倒，随即又拣起旁边扔的齐眉棍，怒目而视。石子急忙翻身而起，羞得恨地无缝，面红耳赤，逃归一边。

秦泰见两个徒弟败了一对，气得五脏冒火，七孔生烟，“哇呀呀”一声怪叫，唵唧唧一抖水磨七节钢鞭，纵身上前。梅成寻思：蛇打七寸，杀贼擒王，我先去打这为首的。他挺身上步，高擎齐眉棍，喊道：“呔！招打！”唰——搂头就是一棍，秦泰一不躲二不挡，反而叉腰、挺身上步，一棍正击中脑门。咔！叭——齐眉棍震断成两截。梅成的虎口和掌心，震得象火烫了一下，疼痛钻心。梅成大吃一惊，甩掉半截棍，飞身跑回梅龙身旁。

秦泰哈哈大笑，说：“你二爷二十余年没发市了，手早就痒

了，今儿打个样子给小辈们见识见识。”

这秦泰五十七岁了，闯江湖，占山头，霸绿林，开香门……也算是个窗户眼吹喇叭——名(鸣)声在外的老江湖了。他一搭眼就看出徐增不是善茬。心想：先把这小子打败，那几个就是菜板上的豆腐——怎么下刀都随便了。所以他不屑搭理梅成，而是慢慢走向徐增，圆瞪三角眼，倒竖耷拉眉，大声喝道：“徐增！你不是财神爷嘛！今天拿出一千两银子，我可网开一面，放你一条生路。”

“二爷！”徐增仍是赔小心地说道：“小可路过贵地，仅有的二十两银子，已给我惹事了。请高抬贵手，改日我取了银子，再来登门叩谒。”“哈哈……你真是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告诉你！拿出银子，佛眼相待，不交银子，难离此地。”

梅成早在行李中抽出了一把七扣金丝大环宝刀。此刀是梅龙老英雄的武器，削金切铁，锋利无比。梅成知秦泰有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功夫，一般武器伤不了他，故拿出此刀。他见秦泰咄咄逼人，怕伤了徐增，纵身上前，一顺宝刀，只见寒光闪闪，但觉冷风嗖嗖。他大喝一声：“呔！秦元豹！休要欺人忒甚，你要一千两银子，只是它不答应！”他说罢把宝刀一抖，呛啷啷一声响动。

秦泰虽看出梅成手中是宝刀，仍未把他放在眼里，还是对着徐增喝道：“徐增！你是拿与不拿？”

梅龙老英雄见徐增面对强敌，却如同茶楼品茶、书斋吟诗那样从容自如，不禁对这年轻人油然而敬，很想看看徐增的武功如何。他知梅成绝非秦泰的对手，因此大声喊道：“梅成不得无理！”随着纵身上前，把梅成手中的宝刀夺下。其实，他是自己握刀，准备应付万一。

徐增还是那样悠闲，微笑道：“嘿嘿，二爷！小可委实无有，还请宽恩。”“那好，来呀！给他一百纹钱！”秦泰大声一喊，立即有个家人掏出一串钱，哗啦一下，扔在徐增脚下。

徐增往后退了一步，诧异地问道：“秦二爷！这是什么意